

神秘女伴

□ 黄志伟(壮族)

老张在外打工三年不回家了,与他有关的流言蜚语接踵而来,妻子越发心慌。

那天,老张突然出现在家乡那个熙熙攘攘的集市上。身旁,还跟着一位身材苗条、年轻貌美的女人。

“这不是老张吗?”村里的几个老女人指指点点。

老张本来想打招呼,可她们却像逃避瘟疫一样,四处散去。

老张和这位面容清秀的女人,手拉着手往家里走。

在门口,老张听到屋里传来妻子和女儿欢快的笑声。老张推开门,轻声唤道:“老婆,我回来了。”妻子惊喜地转过头,眼眶瞬间红了。可她看到老张身旁的女人时,笑容瞬间僵硬起来。

老张有些不自然地介绍说:“这是阿珍,我们在厂里认识的。”

妻子耷拉眼皮看着老张,默不作声。

这事不胫而走,村里顿时炸开了锅,大家纷纷往老张家里跑。老张鬓角的头发已略显稀疏,尤其是那一口黄牙,笑起来让人不忍直视。再说,两人的年龄相差十几岁。老张要财没财,要貌没貌,阿珍究竟图他什么?

阿珍像在自己家一样,熟练地张罗着年夜饭。

饭。杀鸡宰鱼、切菜炒菜,动作娴熟老练。女儿在一旁好奇地看着阿珍,时不时地夸赞一句。妻子的脸色,愈发难看。

吃过年夜饭,老张带着女儿和阿珍到院子里燃放鞭炮。鞭炮声噼里啪啦地响起,女儿吓得躲进老张怀里,却又忍不住探出头来看那闪烁的火花。阿珍站在一旁,静静地看着父女俩,嘴角也泛起一丝微笑。

回到屋里,妻子已经泡好热茶。一家人围坐在火炉旁,看着电视里的春节联欢晚会,有一搭没一搭地聊着天。老张掏出新买的围巾送给妻子,又给女儿递上一个新买的书包,看着她们惊喜的表情,心中满是幸福。

夜深了,老张安排阿珍睡在客房。

妻子把老张拉进卧室,质问道:“你怎么能随便带个陌生女人回家?”

“她没爹妈,能和我们过年不是挺好的吗?”老张说。

妻子怒目圆瞪:“挺好?我看她是个妖精呢。在村里,人们一直说你在外头有情人,我总不相信,直到今天,我才知道几年来你不回家的原因。”

老张双手抱头,声音有点沙哑对妻子说:“你误会了,我在一个智能工厂上班,拼死拼活为了这个家,我总不理解我,让我怎么说?”

“你是什么意思?哦,让你在外随便乱来,我就在家做牛做马?”妻子又腰气呼呼地说。

老张心平气和,掏出香烟抽了一口,然后说:“你们女人就是肚量窄,你看我这么老,还有情人吗?”说完对着妻子憨笑,准备用手搭她的肩。

“滚,谁知道你的心,总有一天,你会被人骗得一无所有。”妻子甩开老张的手。

老张说:“别那么上火,如果你再这样下去,

明天我就去智能工厂上班,看你怎么样?”

“哼,说得轻巧,你是不是在外头待久了,心都野了?我不管你在智能工厂还是什么工厂,你必须给我一个说法。”妻子的吼声一声比一声高。

妻子气得哭出声来,老张正要解释真相时,他的手机响了:“喂,老张吗?新年好!你带阿珍回去她会做工吗?感谢你对智能机器人的改造,领导很感激你,祝你新年快乐!”老张听了,本想如实告诉妻子,这只是一个玩笑,但妻子不知情,导致误会越来越深。

老张说:“不哭了,我是跟你开玩笑的,如果我说阿珍是个机器人,你相信吗?”

“你出去这么多年,我一个人扛起这个家,我才是机器人。”妻子哭得一声比一声大。

老张搂着妻子耐心解释,但妻子却越哭越凶。“这年没法过了!”老张拿着棉被,准备往外走。

“站住,你去哪里?”妻子死死抓住老张的衣领。

“我去客厅睡。”

“臭不要脸!”妻子一拽,老张一踉跄便倒在了床上。妻子哭道:“我每天为你操持家务、照顾孩子,你却……”

窗外的天空,尽是五颜六色的迎新烟花。那一夜,老张夫妇都无心观赏。

第二天,老张一起床就吩咐阿珍和女儿收拾厨房。两人刚进到厨房里,很快就传来“啪”的响声,一只瓷碗打落在地,碎了。女儿匆匆跑进卧室告诉妈妈:“阿珍是机器人。”

“你胡说!”

“真的。在她弯腰捡碎片时,我发现她腰间有个开关,我关掉后背开关,她就不工作了……”

“你……”妻子恍然大悟地看着老张。刻间,屋里又充满了欢声笑语。

后山的小道

蓝森

这些年,后山的小道已被荒草吞没,再也找不到进山的路。

燃煤替代了柴火,人影与牛的脚步,早已消失无踪。

后山的小道,是山的一道伤疤,刻着岁月难挨的痛。

而如今,它已看不见后山的风景,只剩下鸟丛喧哗。

约风铃

麦坤

春风吹来,枝条一无所有
守候眸子深处开出的第一朵花,悸动最初的重逢

黄花没有次序
走过的路,朵朵满铺窗外。风铃轻响
朝晖里明亮

约好季节,便难以遏止相见一刻的想望
在一帧照片里,在行走的余光中
在无意间抬起头的一瞬

重新仰望一树艳黄
眸子仍然作痛
仿佛那样汹涌的撼动还是第一次



稻田飞白鹭。 杨清舜 摄

这里静悄悄

□ 杨树权(壮族)

老蓝头,今年70岁,瘦骨嶙峋,但走山路腿脚有力。他最牵肠挂肚的事,就是每天去烈士陵园为战友黄志金烈士烧香。

这天,他又来到烈士陵园,陵园里静悄悄的,不见一个人影。老蓝头来到黄志金战友的墓碑前,拿一块肥猪肉慢慢擦拭,把那块青石墓碑擦得幽亮,接着燃香烛、摆祭品,扑通一声跪下去,说:“志金,我来了!”

旋即他的眼帘如那电影银幕,出现了黄志金和他一起的画面:

童年时候,两人在河中摸鱼捉虾,黄志金水性好,如一只鸿鹄在清澈的河水里,箭似的窜来射去。后来,两人一起读初中、高中。高考落选后,一起当兵入伍,保家卫国。那一年,两人到了边防前线,看到边民们被敌人枪杀驱赶,无家可归,饥寒交迫,老人孩子相拥痛哭。两人义愤填膺,端起冲锋枪,冲向敌人阵地。但敌人居高临下,用机枪猛烈地扫射。黄志金匍匐前进,老蓝头紧随其后。两人很快摸到敌人的阵地前,用手雷炸掉两个堡垒,敌人机枪全变哑了。两人端着冲锋枪,跳进敌人的战壕里。突然,敌人扔出一个手雷,黄志金立即把身后的老蓝头按倒在地

上,轰的一声巨响,手雷爆炸了。等老蓝头清醒过来,他心如刀绞,泪如雨下,发现黄志金为了掩护自己,已经壮烈牺牲了。

老蓝头正沉浸在思绪中,被一阵清脆的声音唤醒。回头一看,只见隆山镇中学的韦老师,率领一队初中生来扫墓了,每人手捧一朵洁白的山茶花,排队将花朵放到烈士们的墓前。韦老师认出了他,说:“蓝大爷!”

老蓝头想到刚才脑海里的画面,他哽咽着,泪流满面。

韦老师扶着他,用纸巾替他擦干眼泪,问:“蓝大爷,可以给我们讲当年保家卫国的故事吗?”

老蓝头非常激动,全身都颤抖了。韦老师扶着他站到同学们的前面。他望着一张张红扑扑稚嫩的脸蛋,开始讲述当年残酷的战场……讲到黄志金牺牲的时候,他再次哽咽着,泪眼婆娑。

学生们也跟着他哽咽流泪。老蓝头平复情绪,缓缓地说:“孩子们,你们今天能戴上鲜艳的红领巾,坐在宽敞明亮的教室里听课,这样美好的生活,都是无数烈士抛头颅洒热血牺牲换来的,你们一定要珍惜生活,努力读书,将来报效祖国……”

同学们纷纷举手宣誓,说蓝大爷,我们一定努力学习,不忘初心,学好本领,报效祖国!

韦老师带着同学们离开了。他们边走边向老蓝头挥手再见。望着孩子们消失在那条河道的向日葵地里,他发现一朵朵向日葵正迎着旭日缓缓绽放。

乡思清明

□ 周剑

每逢清明,我总是分外想念家乡。我愿意回到生我养我的老家去走一走,看一看,一边缅怀,一边追溯。这大约就是客家人对清明时节归乡祭扫的执着吧。

每当驾车上路,踏上归途,在蜿蜒的乡间小路上缓缓而行,细细品味车窗外那如画卷般的春野景色,遥望新绿的田野,还有那点缀在路边的星星点点的野花,我总能清晰地感受到那些花与木、山与水中,在诉说着岁月的温柔与沧桑。目光穿过车窗玻璃,飞越山山水水,我又回到了那片岁月温柔以待的故土,回到了那个满是温暖与牵挂的乡下老家。

家乡是我割舍不下的故土,我在这里出生、长大,又从这里走出去,闯荡属于我的人生。缕缕思乡之情伴着我,走过数不尽的路,跨过数不尽的河流,又牵绊着我回到家乡,攥住属于我的根。在外面,无论经历多少风霜雪雨,遭遇多少坎坷挫折,只要想起家中的灯光,心中便瞬间被一股暖流填满。家乡曾有我的父母,他们用布满青筋和老茧

电视机的岁月印记

□ 廖广军

周末回老家,我又一次用湿毛巾把收藏在衣柜旁边那台小巧玲珑的黑白电视机重新擦拭了一遍,外壳看起来还是那么清新,显示屏幕仍然可以正常播放。它是我们家的第一台电视机,伴我度过了快乐难忘的童年。

还记得20年前我刚参加工作时,自己租着房小住,下班后一个人无聊,想起老家还有一台黑白电视机,便把它扛到了出租屋里。随后我有了工资,省吃俭用买了一台21英寸的彩电。于是就把那台黑白电视机放在了房间的一个角落。

之后搬了几次家,抱着那台黑白电视机上楼,都不知道该如

何处理它。有一次听到楼下有人喊“收日空调、冰箱、电视机”,我赶紧跑下楼问:“黑白电视机多少钱呀?”“多少英寸的?”“14英寸。”“50块钱!”“这么便宜呀?”“就值这个价了。”“我那台还蛮好的呢!都没用多久,看起来还像新的一样。”“100块不行吗?”“没办法,只能给50块了。”才50块钱,我决定自己留着当古董。

现在回想起来,我当时的决定是明智的,哪怕老板出100块钱,我也不想卖了。100块能够买些什么呢?还是给自己留作纪念吧,那可是见证了我们家的艰苦岁月的啊!

20世纪90年代初,我还在村里读小学,每天放学后煮饭时总喜欢跑到隔壁叔叔家看电视,经常把饭煮焦。那时我们村刚通电,只有两三户人家有电视,都是黑白的,最大的一台也才17英寸。由于我家里兄弟姐妹多,大姐小学毕业后就跟着村里的姐妹一起到桂林的一家果品厂上班。一年后,大姐终于攒够钱给家里买了一台桂林国营长海机器厂生产的芦笛牌14英寸的

黑白电视机。我们家终于有电视了,那时让我高兴了好几天。

就这样,我们家也成了有电视的家庭。那时播放电视都是用竹竿举着高高的“天线”寻找信号,在房前屋后找半天,有时电视也只能播放出一个台,还是满雪花点,但仍然不影响我们看电视的热情。从电视里,我们看到了许多外面世界的新鲜事物,见识了大山里没有的东西,就连广告也看得津津有味。

1997年秋,我哥结婚,嫂娘家陪嫁了一台21英寸的长虹牌彩色电视机,那可是我们村里的第一台彩电,还带遥控的!看着电视机里五颜六色的画面,村里好多人都来我家看电视,那时我家里就像一个小电影院!

10年后,我们家建了新楼房,买了一台29英寸的创维电视。那时,“村村通”也走进了千家万户。接着家里又换了一台32英寸的液晶电视。再后来,又买了一台50英寸的高清电视机。

一路走来,电视机见证了我们家的生活,日子是越过越红火!